



## 爲什麼要編輯紅皮小叢書

作了一天半的勞工，忽然閒空下來；常常想找本書來睇睇。——這時候應該睇什麼，是話語一類的書；以話語之神韻，發發困之風筋！

——我以前的約章以前，左等話語尚未到，右等話語尚未到，未免有些心急；常常想，苦悶極了。——這時候應該睇的，是信史一類的書；信他人之故事，資自我之經驗！

——兩月日之後，不忍到到話語中去，常常想找本書來睇睇。——這時候應該睇什麼，是話語一類的書；以話語之神韻，發發困之風筋！

——我以前的約章以前，左等話語尚未到，右等話語尚未到，未免有些心急；常常想，苦悶極了。——這時候應該睇的，是信史一類的書；信他人之故事，資自我之經驗！

——我以前的約章以前，左等話語尚未到，右等話語尚未到，未免有些心急；常常想，苦悶極了。——這時候應該睇的，是信史一類的書；信他人之故事，資自我之經驗！



，是感想像及論文等類的書，借他人之酒杯，說自己之壘塊！

朋友們！現在你究竟處於何等的境地中？想讀那一類的書？我們所輯的這種紙皮小叢書，就鑒於這種情形之下，專爲你們而設的；聽聽你們選取就是了！

而且，本書中不論那一種，都注重在「讀歐」二字，決不教人感到一點沉悶！以本又小巧又玲瓏，攜取很是輕便，什麼時候都可帶在手邊而不覺得累贅的！

現在，我把全書篇名和著作者的姓名開列在下面：

上海的研究	一冊	徐國楨著	關於女人及其他	一冊	徐國楨著
湖山吟	一冊	張騷劍著	丈母娘借傘	一冊	徐卓泉著
辭後喚猿果	一冊	徐卓泉著	真	一冊	陳靄麓著
湖上	一冊	陳靄麓著	幻	一冊	王天恨著
術堂博士	一冊	趙蒼狂著	四角戀	一冊	趙蒼狂著

# 目次

良人	一一二
却要	一一六
梁下	一一八
絳雪丹	一二三
入天台	一一六
白鵝	一一五
二翦手	一一〇

## 良 人

近清明時節，東風吹得齊良人門前的五株綠楊，鎮日價在那里舞着。

天色已是黃昏了。炊烟一縷一縷地在屋子上冒出來，紫紫的，一直飛入了空中；東風從橫而吹來，又立時散淡了。一羣肥大的黃狗，追着幾頭歸槽的水牛，狂吠着，轉到竹籬後面去了；從遠處送來的「汪汪」聲，很起勁的，做這裏的聲援，這有如那浮舟在湖塘裏的漁翁，鼓着槳，行歌相答。

忽然有個人，歪歪斜斜沿着湖塘走來，衝破了夢似的暮色，一路的犬



吹，斗地加緊了。這個人，原來是齊良人。

接着，犬吠的聲音，叢聚在綠楊之下。竹扉呀然而闢，齊良人挨身進去，又呀然一聲，打上了犬吠的聲音，立刻停止。止有一股酒香，裊繞在綠楊的枝頭，蕩漾在沈靜的空氣中。

齊良人醺醺然走進了內室。他的夫人和如君，一齊迎出來。

「今天又從那里吃了酒回來？」她們齊聲這樣問。

「哈哈！」齊良人大聲笑着說，「這幾天真闊極了。燕席，翅席，簡直是吃得生膩了。」

「是。」他的如君應着，「你近來真交了口腹運！」

「不過，」他的夫人笑了笑，「你天天這樣既醉且飽；但那些做東道的

「却是誰？」

「哈哈！」良人又狂笑着，「說起來，你們別嚇壞。：我自己也想不到自己，會交了這樣好的運途，而闖到這樣地田！」

「那末，你到底巴結上了誰？」他的夫人搶着問。

「巴結！」良人翻一翻白眼，「難道我這樣闊的人，還要巴結人嗎？哼！怕人家來巴結我，都來不及呢！」

「噯！」他的夫人有些疑惑。

「自然啦。喔！我不先把我每天交結的人，說給你們聽，諒你們還要在懷疑。聽着吧，昨天請我吃夜飯的，是朝裏的首相晏平仲；今天請我吃飯，是崔大夫府：都是闊老！唔，你們聽了，要嚇矮了二寸不是？哈哈！」

還有……」

「還有甚麼？」他的夫人截問。

「還有嗎？」良人忽然把語音抑低了，止幽幽地說：「明天，據晏平仲說：那魯國的聖人孔仲尼，要到我國來：平仲想請他吃頓飯，一時沒有相當的陪客，意思要屈了我的駕！」

「你答應了他沒有？」他的夫人又問。

「我想：拒絕他！」良人驕傲地說。

「晏相爺要你做陪客，難道你敢拒絕嗎？」他的如君反詰。

「這有什麼希罕，像他一個區區的宰相！不過，臨了，我却又允許了他。」



「這是甚麼緣故？」妻和妾一齊問。

「因為，良人得意的說，「那孔仲尼是個聖人，又是從前魯國的大司寇而兼首相。我看在這些分上，所以允許了平仲。」

「這樣說來，你要做官，是很容易的事了。」妻和妾又一齊說。

「不錯！」良人說着，要了一大壺茶，牛飲了一陣，「但做官有甚麼趣味？要是有趣味的話，我早已做宰相的了！」

然而，良人這番豪語，却不能教他的夫人十分相信。

第二天，良人還躺在床上。他的夫人和如君，坐在廚下，談起了他昨晚所稱述的話。

「每回問他，他總是這樣說。然而，他怎麼不鬧起來呢？」他的夫人

，這樣發表她的懷疑。

「這個，也許他高潔之故吧。」如君比較忠實些，替良人代解說着。

「據他所說，交好的都是當今的顯貴，但是，爲甚麼從來，不曾有過顯貴的人上這里來走動？」夫人又這樣猜議着。

「這個，也許他高潔之故吧。」如君到底忠實得很。

「我總不信！」夫人到底懷疑的很，「今天，據他說是：要做孔仲尼的陪客。我就趁個機會，偵探他一下。看他是什麼究竟？」

「那也很好。」如君贊成着，因爲她急于要證實自己的信仰。

良人起床了。夫人和如君小心地伺候着。他進過了早餐；便出門去了。他的夫人，却在後面暗暗地跟着。

如君焦燥地等候在家中，直到斜陽掛在柳樹下面，才見夫人回來。

「你瞧見了孔仲尼沒有？」如君不待夫人走進大門，就忍不住這樣問。

「那裏有……」夫人冷冷地說。

「可是，晏平仲，你該拜見過了。」

「連晏平仲的兒子也沒有瞧見呢！」夫人恨恨地了。

「怎麼，難道你沒有跟他到相府嗎？」

「相府？嘿，屁！」夫人又冷笑了一陣。

「奇怪極了，你說的！」

「唉，他的行爲，才奇怪哩！」夫人浩歎了一聲，潸然淚下。

「你說的，我全然不懂。請明白地講吧。」如君愕然。

「唉，說起來，真笑話！」夫人又歎了口氣，「原來，我們的良人，是個叫化子！」

「呀！你瘋了嗎？他至少，是個晏相爺的朋友；怎麼會變了叫化子？」

「自然啦。他是個叫化子！他每天說的，都是吹牛皮，尤其是昨夜所說的。」

「沒有那回事的吧？」如君張大了眼睛。

「唉，他還是個牛皮大王哩！」夫人拭着眼淚，「現在，我就把我今天所值得的，說給你聽吧。」

「唉，誰知道他？在這濟國裏，奔了一天，竟沒有一個人，給他打叫

呼。

「他才是個瘋子呢！你看，他在國中，毫無目的地跑着。你想，如果他是相爺的好朋友，怎麼沒有個人給他相識呢？唉，我們完全上了他的當！」

「我在他的背後跟着，一直到了向午的時候。忽然，他落荒而走了。我那時尚以為他到相府裏去了。然而却是大謬不然。」

「原來，那邊是東門外的坟山。有許多人家，在那邊祭掃他們祖先或兒女的坟墓。我們的良人，走到了那邊，忽然幹出叫我羞死的事來。」

「可恨的他，竟然在那邊向人家叩頭！目的是：人家吃剩下來的酒肉

「我那時，隱身在附近的大樹後，眼瞧着他搖尾乞憐的狀態。尤其使我痛心的，是那些看墓人的叱斥：『哇，你怎麼每天來的？討厭的叫化子！』」

「唉，這是多可羞的事？然而，我那吹牛的良人，却毫不介意的，還向他們哀求：『行行慈悲吧，給我些肉骨頭或鷄爪兒。你們須得可憐我，還沒有吃過飯的肚子！』」

「唉，這是多可恨而可笑的舉動？你想，他還在我們面前吹牛，說是赴晏相爺的宴請的，做孔仲尼的陪客的；什麼，燕席，翅席都吃膩了。

「我那時恨不得出去打死他！可是，我又瞧見他抹着嘴走了。

「他又在一個坟頭站住了。照樣的，向那祭掃的人叩頭求食。原來，

他還沒有醉飽。

「唉，你想，這是不是可切齒的發見？我們都是靠他吃用的，天天在希望他做了官，發了財，又誰知他，原來是，永不會出頭的叫化子！」

如君聽了夫人的訴說，所望已失，便氣得昏過去了。一醒過來，兩人便相抱而痛哭着。

「天殺的騙子！」如君指着門外，把良人唾罵着，「我一定和他離婚。」

「狗養的叫化子！」夫人也指着門外，把良人痛罵着，「停會兒，他回來，和他分家！」

兩個人又大聲地痛哭着，毒罵着，把他們的良人。

然而，大門呀的一聲，既醉且飽的良人，已從暮色中回來。

「你們怎麼這樣不開心？」他很高興的說，態度却帶着自傲，「這是個可賀的事情。方才，孔仲尼對我說：要荐我到魯國當宰相去！」



## 却 要

拜訪過李觀察府中的人，沒有不把却要嘖嘖地稱羨着。

却要是觀察李庚的侍兒。她有着趙飛燕的丰姿，瘦怯怯地，兀惹人憐；至于臉龐的美麗，我這筆怕要污辱她，不敢也不能描寫，總之，妙絕人寰就是了。她年紀止有十八歲。

不單是李庚自己鍾愛她；就是李庚的四個公子，也天天在懷慕。他們處處做着工夫，想把這一鼎禁燴，染指以爲快。

是清明節的晚間。娟娟的纖月，一半兒照臨在人家的台階上。北斗，南斗闌干地挂在碧玉似的空中。春氣是暖洋洋地蒸透了躲在暗中的茉莉；微風吹來，夠聞着陣陣的香息。草虫才在院子裏瞿瞿地叫着，却催起那碧紗牕內的春夢。這時，有個人斜躺在花間，就是巧媚的却要。

在香風中陶醉半晌的却要，獨自悄悄地起來，步着細碎的月影，穿入了紅櫻花下。

「嘻嘻！你那裏去？」有人在花中叫着，却要認出他是李大郎；心中微微的跳了一下。

「怎麼在這里嚇人呀？」却要嬌嗔地說。

「好了，你再不來，那就要想死了我！」大郎轉出來，走近了却要的身

邊。

「放些規矩吧，不要一味胡說！」却要退後幾步，還是嬌嗔地。

「你今番無論如何，該見憐我了。我這幾天爲了你，竟廢了寢食。」

大郎張開兩臂，要想擁抱却要。

「你說的，我全然不懂！」却要閃在一旁，「你不要這樣輕狂呵！」

「這並不是輕狂，你須得原諒。你想：一個人爲了你顛倒得寢食皆廢，如今在這樣好的環境中相值了，誰肯不發作？」

「唉，你真太癡！我所處的是甚麼地位？你的夢想，究竟也太可笑了！算了罷，給你父親知道，兩下都要蒙不白之冤的！」

「我什麼都不較計。即使這樣做，是要斷頭；但今天無論如何，總得

求你可憐我，允許我，我可愛的人兒！」

「這完全是夢譫！我不懂。」

大郎情急了，又張開臂撲來，想抱起却要狂吻。然而，却立刻給却要喝退。

「如果你這樣做，我便聲張起來；并且，抵死也不從你！」却要聲色俱厲的訓斥。

「唉，然而你要怎樣辦呢，倘使我守了你的法律？」大郎哭喪着說。

「看！那邊有人來了，快走開吧！」忽然，却要指着花外說。果然，那邊有人來了。

大郎看得分明，來者原來是他的老弟二郎。他便望却要低聲地說：

「我去了便來，你不走。哈，諒你也沒有別的出路。」

大郎走出花外，却裝做正經的臉孔，直奔二郎。二郎正在探頭探腦的張望。

「在這裡做什麼把戲？怪下流的！」大郎把二郎痛斥了一下。

「呀，原來是大哥！」二郎連忙放出規矩，陪着笑說，「我道是揜壁賊，揜進了花下！」

「胡說！」大郎痛喝，「這樣好的晚上，不在燈下用功去，到這裡來做鬼把戲，真該打！」

經了重大的訓責的二郎，雖然說不出委屈和憤恨，着實有點悻悻之色。當他被逼着回去的時候。他出了院門，忽瞧見三郎和四郎，正也匆匆奔

來。

「哇！到那里去？幹什麼？」二郎喝住二人，想把他們做出氣管。

「噯，噯，噯！」兩人大驚失色，含糊半晌，才回說，「我道二哥上那邊去了，原來在這里。教我們尋得好苦呀！」

「不要你們費心。哼，哼！一淘回去吧。」二郎押着他們，同回了書房。

就在這個時候。大郎已回到馬櫻花下。

這真是出于大郎意外的事情。美麗的却要，現在改變先前的態度，竟笑吟吟地迎住大郎。

「外面是誰呀？」却要笑着問。

「是二郎。」

「就止二郎一個人嗎？」

「不止呢。門外大概還有兩個——三郎四郎。」

兩人之間，靜默了一回；聽着瞿瞿的草間音樂。

「現在，你可答允我了？」大郎說，「我用我至誠的心，在光明的月兒底下，對你宣誓：我要把你做了一生的伴侶，但願你肯賜諾！」

「我不敢妄想。」却要說。

「我宣過誓了，就是事實；還有什麼「妄想」這個名詞？」大郎逼進一步，哀訴似的說。

「那末，你取了這個去吧。」却要帶帶在身邊的錦茵，授給大郎，「你

可在前庭的東南隅等着，一到了人都睡熟了，我便會來會你。但切不可洩漏這個秘密。」

大郎接了錦茵，在茵上竭力地吻了一下，很快活的去了。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望住却要：「但你千萬不要失了約！」

經了却要再番的安慰，大郎才捧着錦茵回去。

却要於是也從花下出來，但他一走到廊下，又有人從後面低聲笑說：「哼，做得好事！」

却要嚇了一跳，知道這聲音是二郎。果然，二郎的手，已放在她的肩頭。

「如今尙有何說？」二郎拍拍却要的肩頭。



「你說的是什麼？」却要止了步問。

「還裝作癡獸！請問：你方在提着錦茵，在花裏幹什麼？」

「看花，賞月。」

「哼，好雅致！但怎裏要和大郎一淘？」

却要臉紅了，雖然在暗中瞧不分明。

「諒你，也抵賴不過那件事兒！」二郎很狡猾的，「但我並不是無情棒兒，也不來打散你們好鴛鴦；可是，你施春風，行夏雨，也該施行得徧一點兒，不要瞧着我生生地乾死。」

「你說的話，我全然不懂！」却要癡獸地說。

「還要假作癡獸，你的工夫，真教我佩服！」二郎說，「現在，我就明

白些說一句：倘使你要保全名節，今晚該在我跟前，通一通衷曲。」

「噫，是這麼一回事呀！」却要說，「好的，好的，你早可以說的了。你就在前庭東北隅等我吧。一到了三更，我便來瞧你。但千萬要祕密。」

這幾句話，真個把二郎的魂靈兒多消盡。他十分高興的，受命而去。

然而當却要走進廳堂的時候，忽又碰見了三郎。

「哎呀，原來是却要姐姐呀！」三郎涎着臉說。

「你在這裡做什麼？」却要問。

「有句話，要想對你說說。」三郎還是涎着臉的說。

「你有什麼話？請快說。」却要問。

「我想——我想——」

「你想甚麼呀？」

「我想你生得太美麗了！」

「生得太美麗，又怎樣呢？」

「唉！但同時，却益發使我感到太單調！」三郎歎息着。

「你這人真可笑！你感到生活太單調，該向你爸爸去說。」

「他固然會給辦法把我。但我總覺得除了你，沒有再比滿意的辦法！」

「我有甚麼辦法可給你？」

「你如果肯把身子允許了我，這就是使我最滿意的辦法！」

「唉，你們都是傻子！」

「唉，我沒有了你，是活不下去了！」——三郎說着，撲通地跪在地下

「好姐姐！求你救救我的性命吧！」

「哈，哈，哈！」却要禁不住又氣又可笑，「要我怎樣救你呢？」

「今夜陪我睡覺，我就得救。否則，我立刻死在你面前！」三郎淌下淚來。

「好了，好了！就成全了你吧。但須快些放我走，不要驚動了別人。」

「那末，我就跟你到你的寢室裏去。」

「這不行！你一定要我伴你，就在這里西南隅等我。我一到了你父親睡熟之後，就會出來。但千萬不要給別人知道。」

「謝姐姐救命之恩。」三郎破涕爲笑，得意地去了。

却要記起李觀察今夜是睡在大太太屋裏，一走進房，就有些擔憂。她

想：「他們不要」齊溜進房來。」她這樣一想，嚇得連忙把房門緊緊揷上。

已是二更向殘了。心魂才定的却要，如今對着銀缸，卸了晚裝，打算就寢。她一壁想起方在所遭遇的怪現象，一壁解了裙子帶，鬆了鈕扣兒，只剩着一身褻衣。

坐過了馬桶，洗過了手的却要，嬌慵無那地登了床；一展舒倦眼，斗在床角裏發見了一條漢子，——原來是四郎。

却要正想叫喊，然而已早給四郎揷住了：「不要聲張！不要聲張！聲張了，唯有一同死！」

這幾句雖然似幽訴似的話，然而一擊在却要的耳鼓裏，却猶如霹靂。

却要現在嚇得四肢發僵了。

「好人兒，我費如許的心機，才有今宵！」四郎拚命的攙住却要；並且展開了繡被。

情勢是危急之至了，其間真不可以一髮！

然而門上却有人在叩打，在「卜卜」地叩打。

「哎呀，小冤家！你還不走呀？」却要戰戰地喝令四郎，「外面有人在叩門了！」

「不要緊，不要緊，任他在打門吧。我們的事，才要緊呢！」四郎一百分興奮的說。他現在已成了色情狂了。

「却要，快開門！」這是李庚的聲音。

「還不快走呀？你父親來了！」却要拚命的推開四郎；並且，拏四郎的

衣服擲去，「再遲，怕大家沒了命！」

四郎見好事多磨，竟是功敗于垂成，不禁恨恨地歎了口氣。

「但你該答允我，答允我停會兒再來！」四郎披上衣服，對却要哀求。

「噯，我完全答允你！答允你在前庭西北角等我。你父親走了之後，我便來，決不失約。」

萬分懊喪的四郎，只得從後廳跳出去；耳邊廂還隱隱的聽到却要開了房門迎接父親的聲音。

無可奈何的四郎，只得懶洋洋地走到前庭，在西北角蹲下去；然而一凝眸，却瞧見三位哥哥，各占住了一個庭角。大家默默地互相看了看，都現出驚訝的神氣來。

庭上忽然通明。却要秉着巨燭，和父親並肩走出來。父親的手中，還挺着一柄寶劍。

「在這里！」却要指着庭前，曼聲地說。四位風流的昆仲，都一齊打了個寒噤。

父親虎的一聲，竄出來，手中的寶劍，已舞成一道紫電。他望着四位，大聲叱喝：「何方小醜，敢在這里跳梁！」

「父親大人救命！」四位賢昆仲，抱着頭，一齊鼠竄而去。



## 梁 下

「雖然給間壁孔仲尼奚落了一番；但我終究是屬於勝利的。」陶醉於愛情生活的微生高獨自悄悄地躺在匡床上思量，「如果，沒有那回殷勤，給她到處去告借，辦到了她所需要而不容易辦到的東西——醋，怕她不見得會那樣戀愛我；而我們戀愛的程度，也決不會那樣的亢進吧。」

他愈想，覺得愈有回味，愈見勝利了；終於獨自狂笑起來。

微生高就是尾生高，是一個個儻風流的後生。自從和他的老哥微生畝

相罵一頓以後，就搬到孔仲尼隔壁來居住。他還是個獨身的青年；自然，常常在煩悶，性問題的煩悶。

二房東是姓公孫的。公孫大娘有個女兒，正是豈蔻年華，還沒有許給人家。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風流的微生高就看上了這位公孫小姐。

那天，陽貨先生送了孔仲尼一只火腿。孔仲尼平生不歡喜吃隔夜肉的，這火腿自然不配他的胃口了。幾番將這件禮物璧回去，然而不知趣的陽貨，一定要仲尼收受。孔仲尼沒法，只得收下，掛在家中；足足過了半年。他的太太顏夫人眼看得這火腿走了油可惜，就把來送了公孫小姐。

公孫小姐把這只火腿蒸熟，想下酒。然而缺少的是鎮江米醋，她不能

不歎息火腿的滋味，有些美中不足。

微生高得了這個消息，心中老大快活。他暗想：和公孫小姐親近的機位是到了；但千萬不要錯過。

他於是裝着沒事，走到公孫小姐飯廳裏去，望着火腿，故意說：「這樣好的火腿，可惜缺了一杯鎮江醋！」

「不錯！」公孫小姐把夾在筷上的火腿片放在碟子裏，說：「微先生，這醋你可有地方辦嗎？」

「雖是很難辦，但小姐要，我不敢竭力去設法！」

「噢，謝謝你！求你給我，就去辦一些來吧。」

微生高奉命唯敬；就擎着一只碟子出門。他把所有朋友的府上，一處

處都拜訪遍了，然而還辦不到這件寶貝；心裏却有些急起來。

在大街上團團地打了許多轉，忽然心中一動，不禁失笑起來。

「有了！」他自對自語着，「隔壁孔家二先生，不是到過楚邦？他是最講究吃的；平常醋，生薑，芥辣之類，是頓頓備的。想來，他一定有鎮江醋。」

微生高欣然地跨進了孔府上。孔二太太顏氏夫人，正在廚下，給孔二先生做燴牛肉絲。

「二太太，鎮江米醋，只有尊府有的，可否借我一碟？」微生高向顏氏夫人說。

「你要醋什麼用？」顏氏太太問。

「蘸火腿吃。」微生高答。

「誰又送給你火腿了？」

「不是我自己呀。是我們二房東的小姐要。」

「哈哈，原來是這樣呀。你帶了碟子沒有？」

微生高見顏氏夫人肯了，心中多麼的快活！他連忙把帶來的碟子，遞給顏氏夫人。

微生高很得意的回去，因為他的媚功已垂成了。

然而，孔仲尼回來之後，聽顏氏夫人說起這事，却不禁把微生高痛罵了一頓。他并且對七十二個門弟子說：「誰說的，微生高是個好人？你瞧，二房東小姐要醋，他會向我們鄰人這裡，借了去拍馬屁。哼！我的醋，

難道是他弔膀的工具嗎？」

這個風訊，由子路口中傳到微生高耳邊。微生高從此，竟不敢再到仲尼那邊走動。

然而，一失必有一得。他於公孫小姐方面的戀愛，却因此而成立了；並且，達了最高潮。

是天孫下嫁的那天。微生高從玉器店裏買了一對白璧，回來找公孫小姐。

「這是我一些些意思，請你收了吧。不要見笑。」微生高把一對白璧獻給她。

「呵，可愛的白璧呀！但你怎麼又破着鈔，把這樣珍貴的東西贈給我

「公孫小姐說。」

「這是我們紀念的東西；也就是我們愛情上的信物，請你收下吧。但願你我的愛情，和牠一樣的潔白，高貴而且堅固！」微生高祝福似的說。

「一切都如你所說的，我也在希望！」公孫小姐接受了這珍貴的贈品。

「唉，吾愛！……」微生高樂極了，情不自禁，就擁住公孫小姐，在她的粉頸上，十二分甜蜜而小心的吻了一下。

過了一回。微生高顫着聲，對公孫小姐說：「倘使你見憐，請你接受我的請求：你能賜給我以你所有的寶貝嗎？」

「……」公孫小姐羞得滿臉統紅，只垂下頭，去啃她朱唇。

「答允了我吧！不要先給牛郎和織女，占盡了今夜的風流！」微生高竟然跪了下來。

「……………」公孫小姐微微抬起臉來，用着深情密密，而又嬌羞盈盈的媚眼兒，斜斜地瞅住微生高，不作一語。

「請不要孤負了良宵，放過了奇緣！」微生高捧着公孫小姐的玉手，小心地吻着，吻着。

半晌。公孫小姐笑了，微微的笑，不勝嬌羞的笑；并且竭力地階着朱唇。

「呵！」微生高真喜的要瘋魔了。他估估的跳起來，重新把公孫小姐緊緊的擁抱着，狂吻着。因為，他理會到：公孫小姐已允了他的要求。



「好吧，放些細心！不要給人家瞧見了！」公孫小姐在微生高的懷中顫聲地說。

「那末，我們可離開這裡；找個極僻靜的所在。」微生高提議。

「到什麼地方去呢？這里又沒有……」

「噯，如果在都市上，就好辦了。然而，這里真的沒有逆旅！」

「你要快樂，該費些心思。」公孫小姐忽作浪語。

「有了！」微生高沈思半晌，斗地大叫；却又立刻改低聲音，私訴地說：「去這里三里外，不是有個風景絕佳的村子？那面森林很多，人很稀，還有條大橋。我就在那橋上等你好吧？」

「好！」公孫小姐說，「現在，我們須得避開，不要給人家疑心到才

好！」

微生高又在公孫小姐的頭髮上，猛力地吻了一陣；才依依不捨地跑回自己房中，念了一陣「關關雎鳩。」

好容易，才盼到一彎眉月，掛上了樹角。微生高把身子熏沐了一番；又胡亂地吃些東西；就挾着一條毯子，溜出了門。

村子裏沒有半個人影，真教微生高暗暗歡喜。他坐在橋頭，抱住膝踝，仰望那眉月一彎，牛女雙星。

然而，時間是很迅速的過去了，却還不見公孫小姐到來。微生高有些着急。

他站立在橋上，擬目地望來時的羊腸小徑。

「呵，來了，來了！」微生高突然叫起來；因為，他瞧見一千步以外，有個黑影在擺動。

他飛也似的下了橋，望那黑影迎上去。然而一直到那邊，却不見到公孫小姐。經了一番考究，才恍然於這黑影是放在原野裏的野馬。

廢然而返的微生高，忽然又聽到後面環珮丁當的聲響。他不禁瞿然想：「這回可再不會錯的了！」

然而，回首仔細探首之下，却依舊是一無動靜。

「唉，良宵一刻值千金，你究竟也太珊瑚的了！」微生高因慕而怨，不禁指着來路歎息，彷彿面着公孫小姐。

天上的牛女，已站銀河的兩旁了。成千萬靈鵲，噪着在搭橋。微生高

見了，心中老大嫉妒；然而自己的愛人，却還不見到來，雖然已等候了一個多時辰。

「不要她迷了路了？」微生高忽又猜想到這層。

「但我分明地指示她，她該不至于此吧。」他却又這樣自解着；已然回到橋上。

「哇！那里去？」迎面來了一個大漢，大聲地喝問他。

「哎呀，不好！……」微生高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一個趺交，滾下橋去。

「哈！哈！哈！」那個大漢狂笑着，把微生高扶起，「畏畏意意，真小丈夫也！」

「倒運！原來是子路；我道碰見了強盜！」微生高從泥塗裏爬起來，  
仰望着說。

「哈！哈！哈！微生，夜其深矣，風露沈沈！星其度矣，雲雨密密！  
你不在家里高臥，却在這裡做什麼勾當？」子路拉住微生高問。

「我在這賞七夕。」

「哈！哈！哈！」子路提起微生高的毯子，「那末，帶了這毯子何用

？」

「高臥。」

「不是凶年，不是餓殍，你何必高臥于塗呢？」

「我要『臥看牛郎織女星！』」

「哈！哈！哈！」子路笑說，「那末，你怎麼在路上一回跑來，一回跑去，似乎要找人說話呢？」

「呸，虧你是仲尼的令高徒！這就是你家夫子，在大樹下習禮的故事呀！」

「噫，你原來在那里習禮呀！子曰：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不錯，不錯！」

喜得子路是個直心腸人；喜得公孫小姐不在這個時光到來，沒有把秘密洩漏。

子路是走了。但橋的那邊，又有三個人走過來。

「該死！偏偏今夜來往人多。這可真壞事了！」微生高恨恨地說。

「哎呀，不好！老二也來了！」微生高再一看，識得來者乃是孔仲尼；還有一個是顏回，一個是子貢。三個人負着手，似乎在賞月，尋詩。

微生高急了，連忙轉入橋下去，幸喜橋下的水不大；并且，沒給孔仲尼師徒瞧見。

一回兒。六只靴子影，已敲上了橋頭。只聽得孔仲尼大聲說：「回，居，吾語汝！」接着，三人就在橋頭坐下。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顏回和子貢齊聲贊歎着，似乎在自鳴得意。

「賜，汝與回也，孰賢？」仲尼忽然問。

「賜也，何敢望回！」子貢說。

「哈，哈，哈！」仲尼笑了，「使回富貴，吾爲之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子貢忽然這樣說。

「居，吾語汝！」仲尼說，「吾道一以貫之！」

接着，仲尼就滔滔汨汨的說了一篇關於性的問題；還發揮了許多天道，人道的話。

「咦！他們打算不走了嗎？」在橋下的微生高，着急起來了。

然而仲尼和他兩位令高徒，還在滔滔汨汨地談着。至于公孫小姐，却是影蹤都杳。

「哎呀，不好了！」微生高斗地發見脚下的水漲起來。原來這條河，是通着海的。這時，正是潮漲的時候。



要想轉出來，一登岸，怕見了仲尼師徒；見了仲尼師徒，萬一給騁着，一同回去，這豈不失了公孫小姐的約，壞了今宵的好事。所以微生高決計耐住性子伏着。然而，河裏的水，已高起了二尺，一直淹到他的胸脯了。

仲尼師徒，還在橋上酣譚，這真教微生高急得要死。他如今不但爲公孫小姐不來或就到發愁，并且爲自己處境問題擔憂。水現在是又漲高了半尺，一直淹到他的頸子上來。他無可奈何，只得抱住了橋柱。

仲尼師徒，還是不走；公孫小姐還是不來；然而，河裏的潮水，却又滔滔地湧至。微生高現在，已開始喝鹹水了。一連喝了十幾口，他便覺到胸臆窒塞；神志突然昏亂起來，眼前突然烏黑起來，四肢失其神力，終於頹然倒在橋柱的邊旁。潮水淹來，他立刻失了所在。

坐在橋頭的仲尼，這時忽然拉起顏回和子貢，望着橋下歎息着說：「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

## 絳 雪 丹

淪謫東海的薛昭，漸漸忘却自己的軀軻了。他每天一起床，就有個忘了年的老友，和他來盤桓。

那位朋友，別署叫做田山叟。據他自己的稱述，已有幾百歲了。他會做詩，喝酒，舞劍。

有一天，田山叟提了一個大葫蘆酒，來找薛昭。兩人從早晨己刻時分喝起，一直喝到午後申刻。田山叟是陶然大醉了。

「小友，你從平陸發配到這裏來，如今已有三年了不是？」田山叟斜著醉眼，望定薛昭，「你負的冤屈，我早想替你伸雪；可是，從前時機還不會到。現在，却是你的時機了。」

薛昭知道田山叟是醉了，便哈哈地笑着說：「老友，你別說醉話了。」

「這並不是醉話！」田山叟却十分正經，「你這時不走，怕從此沒有了希望。」

「唉！我怎樣走法呢？」薛昭雖然聽從了田山叟的勸告，但又慮到這着來。

「這不消你擔愁，但須跟着我跑。」田山叟抬起身來，拍拍胸，慨然地說。

就在斜陽在山的時候，田山叟帶了薛昭，出了東門。暮色又從四面糾合攏來，蒼茫茫地罩住了大地。大地立刻穿上了黑色的外套。

薛昭隨着田山叟在昏黑之中，亂走了一程。計來，離開城已有十五里光景了。忽然，那田山叟叫他在一個涼亭裏坐定。

「現在，已是不很早了；離城又够遠。我們就此分手吧。」田山叟握住薛昭的手說。他一壁，却從口袋裏取出了一粒藥丸。這時，月兒正從東山徐徐地升來。

「這粒藥丸，你收了吧；服了，非但能使你去疾，並且可以辟穀。」  
算是老夫和你朋友一場的紀念。」田山叟說。

薛昭接過了那顆藥丸，謝了田山叟，便服下去，心中是十分感激。

「從這條大道前去，有月光當空照着你，大概不至于迷路吧？」田山又說，「但五里以外，有一叢楓林，你得在那里休息一下，這就是你的良緣了。」

「但願應了你老的話。我一切多領教了，真感謝的很！」薛昭拜下去說着。

於是兩人互相拜了一回，洒淚而別。

薛昭呆站在古亭之中，眼望着田山回去的影子，一直到了看不見。心中悵惘的情緒，真使他十分難過。他又把田山臨別贈言，回味了一下；不禁微微歎了口氣。

月兒已高高懸在碧空之中了。百蟲之聲，在遠遠近近叫着。初秋的金

風，吹在曠野裏，發出蕭蕭的聲浪。塘河裏夜行船，又時時送過二三聲橈兒的款乃來。薛昭獨自悄悄地趁着路。不覺動了詩心。

一個黑沈沈的影子，阻住去路。薛昭才悟到自己，已走了五里。在月光之中，仔細望去，那個大黑影的去處，果然是一叢楓林。

記起了田山叟臨別的贈言，便走進那叢林，想找休息的所在的薛昭，在無意識之中，却發見了一個古寺。山門上的大匾，題着斗大的三個字，在月色皎潔之中，也還辨識得來。那題的是：「蘭昌宮」。

山門是深深地掩着，似乎裏面有住持的僧道。但經了長時的叩聲，却没有個人兒來接應。薛昭沒法了，只得在門外徘徊着。

夜風從楓林之外吹來，微微地吻在他的身上；桂子的奇香，隨着這微

風撲入鼻中，更使他感到飄飄欲仙。他不覺走向山門的左首。

這裏，是一幹千年的老柏，已然欹斜的了，一端却靠住在有月色的牆上。薛昭一時起了好奇之心，便緣了上去。

牆裏是一座石台，緊靠着這柏樹。薛昭就跨了過去，下了石台，一直到那大殿上。

陰森森的大殿上，除了好幾尊泥象以外，殿角里只有三具棺材，隱約地可以分辨。

薛昭本來是個有胆量的人。他並不一點害怕，雖然這古殿中，沒有第二個人。他覺有些疲倦，就在殿上，躺下身子休息。

才一合眼，忽然給一陣歡笑的聲浪攪醒了。他張眼看時，那如水的月



光，正瀉滿在殿階之前；但再一凝神，那花茵上，還坐着三個美麗的女郎。

女郎們正在那里斟着酒譚笑，看去，都是貴人；這不能不叫薛昭十分納罕，而況在這深夜大寺裏。

薛昭站了起來，望她們走去。她們便一齊笑迎着，並不迴避；并且，邀薛昭加入了這宴會。

這是多麼豐盛而珍異的筵席，自然使薛昭快樂得忘記了方在的駭異。他任那三個女郎勸酒，一杯一杯的，竟乾了十多玉杯。他不覺有些醺醺然了。

自從平陸被淪謫到東海來，三年中，未會有過這樣旖旎風光的宴會。

薛昭今夕不僅是酒醉；他的心兒也十二分的醉了。他忽然記起了田山叟臨別的贈言，對於這三個女郎，真有些情不自禁了。他很不客氣的，擁住了坐在他的左首那個紫衣女郎。然而，她也不加避拒。

「你的姓名可以告訴我嗎？」薛昭媚着她問，「唉，你們可愛的女郎！快請明示我，你們是那家的閨秀？」

紫衣女郎在薛昭的懷中笑了。她說：「年青的薛郎，請聽着吧：我們並不是人家的閨秀！」

「然而，你們是甚麼脚色呢？」薛昭帶着醉意問她們。

「忠實的告訴你，我們都是楊貴妃的侍兒。」那紫衣女郎笑着說

「呵，你們都是玉環的侍兒嗎？那末，那一位就是念奴姐姐？」薛昭說。

「我們都不是！」坐在右邊的那個碧色羅衫的女郎代答，「你聽着吧，我就是蕭鳳台。你身上那位，是張雲容。至於這位，就是劉蘭翹。」

「那末，你們怎麼到這裏的？」薛昭問。

「我們都爲着雲容姐姐！」蕭鳳台和劉蘭翹齊聲答。

「嘎！」薛昭望着雲容。她已是羞得垂下了頭。於是，問鳳台：「你們爲了她什麼？」

鳳台和蘭翹一齊笑起來。雲容拚命的推開了薛昭。

「我們送她來會她的夫婿的。」蕭和劉接着答。

「她的夫婿是誰呢？」薛昭問。

「遠在千里，近在眼前！」鳳台笑着說。

「嘎！」薛昭說，且問：「他姓什麼的？」

「他姓薛。」蘭翹接着嘴說。

「和我一樣的薛嗎？」薛昭瞪着目問。

「不錯的。哈哈！告訴了你吧：她的夫婿，就是你！」鳳台狂笑起來

這一語，直把薛昭弄得不好意思起來。然而情不自禁的他，却又把視線移上了害羞的雲容。

「老實告訴你：我們此來，是要替你們證個婚。」鳳台繼續說，「但

你不要孤負了我們的好意，——這其間，是有前緣的，天定的前緣！」

「過來吧！」蘭翹也一把拉住了雲容，「不要害羞，快就你的薛郎。」

於是，雲容和薛昭重復坐在貼緊。薛昭這時，是多麼的快活。

「現在，請你告訴我，」薛昭向她們都斟了酒，便問雲容，「你怎樣到這裏的？」

「說起來，話很奇異；但你，須得不要害怕。因為我們都是鬼。」雲容說。

「鬼！」薛昭心中跳了一下，聯想到殿角上三具棺木；但並不十分害怕。「然而，你和我，却怎樣結婚呢？」

「這個不消慮得；因為，我生前曾經遇過了異人。」雲容說。

「那一個？」薛昭問。

「他就是申天師。當年，他和明皇在沈香亭中談道，我被派去侍候他的茶藥。我心知他是個有道有法的高人，就向他叩了頭求仙丹。他就慨然給了我一粒絳雪丹，叫我服了，說：服了這粒仙丹，就是死了，遺蛻也不會壞的。他又說：你死了百年以後，得遇着生人交精之氣，重復甦活；今晚居然和你相遇，這也是天定的良緣吧。」

薛昭聽了這話，又想到田山叟臨別的贈言，恍然悟到所謂「良緣」；并且，明白這田山叟就是申天師。

月兒已向了西，銀河已打了斜。鳳台和蘭翹收拾起食具，告了辭走了。這里，只留下雲容和薛昭。

四壁的虫聲，唧唧地叫着；一天的星眼，閃閃地睜着；月兒放出異樣的燦爛來；花兒放出異樣的芬芳來；他們都在讚美這一對神仙的眷屬。

這樣地盤桓了三夜。雲容便向薛昭說：「我的身體，已然甦了。只要你明天打開了那殿角的第一具棺木，我就會在那里還過魂來。」

到了第四天；薛昭就設法打開了殿角的第一具棺木。果然，那雲容的遺蜕，不會腐化。她漸漸的，漸漸的揮動起來。不一回，呼吸也回復了，便張開眼從棺中跳出來。她真的復活了。

就在驚奇歡喜之下，薛昭帶了雲容回到金陵的老家去。

## 入 天 台

才登上玉女峯的劉晨，忽然撒了長鋪，栽倒在一幹蒼松的下面。

「怎麼樣了？」接着上來的阮肇，見了，不禁大吃一驚。

「唉，吃不消了！」躺在松根的劉晨，閉着眼哭喪地說。

「心不堅，則道不成！你還得鼓起精神來。」樂觀的阮肇在竭力地鼓勵劉晨。

「算了！」劉晨有氣無力的歎了一下，「我們到了這天台山，藥沒採



成，性命倒餓出了！」

「師父不是說過嗎？」阮肇笑着說，「『逢凶化吉；遇災成祥。』我們不要灰心吧！」

「但是，」劉晨流着淚，「挨了三日餓，既沒有山戶可以打尖；又沒有出路可以歸去，那怎不教我灰心呢？」

「道兄，你記得昔人畫餅的故事嗎？現在，我們就來畫幾個餅，暫且充充饑吧。」

「唉，到了這個田地，你還有心思尋別人的開心！」劉晨說着，真大哭起來。

於是，彼此之間，暫時給悲哀主宰了，只有滿峯松濤，謾謾地弄着風

「呀！」忽然的，阮肇望住了對峯。那面，高山如笏，一直戳穿了碧玉似的天空。蔚藍的，銀髓的雲彩，靜止地橫繞住牠們的腰部。

「好了，我們有了希望了。」凝眺半晌的阮肇，忽然又叫起來。

「真的嗎？」久在啜泣的劉晨，也沛然而興了。

「天哪！」阮肇狂笑着，一把拉起了劉晨，指指對峯的一座山。只見那座山的腰部，一片紅色。

「老道兄，你瞧！那邊山上紅紅的，不是我們的希望嗎？」阮肇又大聲說，態度是十二分的得意。

劉晨拭着昏花婆婆的淚眼，循着阮肇所指的所在望過去，忽的也破涕

而笑。

「呵呵，那邊紅的，像是桃子吧。」劉晨指手畫腳的說，精神也斗然湧出。

「是的，自然是桃子呀！這麼大呢！」阮肇裝着手勢說。

「唔，那末我們就到那邊去吧。」劉晨拾起了長鐮。

「且慢，」阮肇忽然拉住劉晨，「那座山不易過去呢！照形勢地位而論，牠該是蓬山。」

「嘎！」劉晨剛在有些生氣，忽地又給阮肇送了致命傷。

「你瞧，牠的形狀，不很像個蓮蓬頭嗎？這一定是蓬山了。但我們却怎樣爬到這蓮蓬上面去呢？」阮肇喃喃地說。

「老弟，你知道此去有多少路？」劉晨忽然含着淚問。

「唔，」阮肇摸着下巴，沈思半晌，「大約有十萬里吧！」

「哎呀，這真該死了！」劉晨大叫一聲，「怎麼這樣遠啦？」

「哈，哈，傻子！」阮肇拍着掌狂笑，「這不過和你開個玩笑罷了。

其實那里有呢？」

「那末，多少遠呢，到那一座蓬山？」劉晨還是哭喪着。

「不要管牠，還是跟我走吧。」

於是，兩人拚着命下了玉女峯。攀籐附葛，幾乎嚇死了劉晨，才得登上蓬山。

「哈，哈，老道兄，你就放開肚子受用吧。」阮肇從桃林摘了幾顆大

桃子，遞給劉晨。

「……………」劉晨捧住了桃子，儘自大嚼，沒有工夫答話。

兩人於是把桃子飽餐了一陣。

「呀唔，」劉晨捧着肚子，打了個飽噎，「多甘脆多鮮肥的桃子呀！」

「你飽了嗎？」阮肇啃着桃核問劉晨。

「飽了，飽了！」劉晨一連又打了幾個噎；把手中的長錘，舞得疾如旋風。

「肚子是飽的了，精神也充足的了，我們該採藥去咧。」阮肇提起藥筐就走。

「且慢，」劉晨一聲喝住阮肇。他走近桃林，採了十幾個大桃子，把

阮肇的藥筐，裝得滿滿的。說：「這就是『常得有時思無時』的意思。」

「老道兄畢竟忘不了吃，怕此生登不上仙籍呢！」

兩人狂笑一陣，就欣然前行。不覺來到華嶺之旁。

一條清清的溪水，旁着嶺從西面飛奔而來。兩人就不期的，一齊坐下

休息。

「多奔騰的溪流呵！」劉晨忽然指着溪水說。

「我還是喝他一杯吧。」阮肇總是很滑稽的，笑喜喜的，從行囊裏，

取出了一只木杯。

「多甘美的溪水呵！」阮肇啣着木杯說。

「給我也來一杯。」劉晨伸手向阮肇。

「你自己去找杯子；這一只，只夠我自己用。」

「我們只有這一只呢。」劉晨張大了眼睛。

「那我不曉得。」阮肇又搯了一杯溪水。

「有了，有了！」劉晨忽然大聲叫着，一直望嶺上跑去。阮肇回首看時，原來一只杯子，正從上流飄蕩而下。這時，已給劉晨掇起了。

「哈，哈！真是「遇災成祥」，我聽師父說的。」劉晨捧着那只杯子過來。

「這倒是奇怪的事！怎麼這溪裏會飄着杯子？」阮肇站起說。

「唔，杯子裏還有好吃的東西呢！」

「啊！」阮肇望住那杯裏，「這是胡蘆飯呀！好了，上面一定有了人

家，我們快找去吧。」

兩個人，便沿着溪，逆流尋上去。翻過了這華嶺；那溪流斗地豁闊了

「看！那邊不是二個人？」劉晨忽然止了步，指着溪邊說。

「真的，還是二個女子。」

「噯，不錯！年紀多青呀！長的太美麗了！」劉晨喜得手舞足蹈。

「我們就上去吧，不要驚走了她們。」阮肇說。

然而，那邊二個美人，却早已驚覺了。她們非但不走避，并且，笑迷迷的迎上來。

「來，偷桃子的劉阮二郎！把杯子還了我們吧。」一個女郎，望他們



招着手說。

「好怪！她怎麼會知道我們的姓氏？」劉和阮一齊暗暗吃驚。

「哈哈！不要見疑，相遇也是前緣！」另一個女郎，也笑着說。

劉晨把拾得的杯子，還了她們。她們又一齊笑了說：「你們到這裏來，有什麼話？」

「我們都是採藥的人，到這裏來，想求個打尖的地方。」劉晨阮肇同聲回答。

「噯，那末就跟着我們走吧。」一個女郎說。

「那邊就是我們的家，請二位過去休息一下吧。」另一女郎說得越發殷勤。

劉阮二人，就跟住她們，緣着溪，分花拂柳地行了一刻。忽然，上面給叢篠蒙住了，幽幽地好像行在夢中一般。

「到了。」那二個女郎一齊止步；回過頭，向劉晨笑睥一下。

劉阮兩人看時，那前面却是個大石洞，上面有方橫碣，刻着三個斗大的字：「桃源洞」。

二個女郎，上去，在洞門輕輕叩了幾下。便聽得裏面有人在答應。呀的一聲，門就開了。

主人邀客人們進了洞。在昏沈之中走了幾十步；前面豁然開朗，却是另一天地。

劉阮兩人仔細留神，只見那邊是座崇樓，這邊是座高閣，正中却是巍

巍大殿，彷彿帝皇所居；心下都十分詫異。

大殿的門，呀然開了。裏面跑出四對丫鬟來，俊秀美麗，人間罕有；各捧着香爐，向這裡走來。

「請兩位公主升殿。」丫鬟們迎住主人，折着腰，齊聲說。

「呀，好尊貴，原來是兩位公主。」劉阮二人，心中這樣吃驚。

隨着主人升了大殿。裏面陳設的，富麗，堂皇，真把劉晨阮肇弄呆了。

坐了一回。兩位主人，吩咐丫鬟們排筵。

「請問主人邦族？」阮肇忍不住這樣動問。

「倒忘記告訴你們了。」一個女主人說，「但你們止記取：我是醉霞

，她是映雪，夠了。」

過了半晌。醉霞笑顧着劉晨，映雪笑顧着阮肇，要他們去遊玩宮殿。東樓和西閣，一樣的設着芙蓉帳幔；繡茵，錦墩，玉鏡，牙床，完全是洞房的鋪設。賓主們玩了一回，才回到殿上。這里，已擺起兩席極其珍貴的酒筵。

一切珍羞，都是劉晨阮肇所不曾嘗見過，除了那胡麻飯，羊脯，牛肉，三樣。

醉霞伴着劉晨，映雪伴着阮肇，各坐了一席。就有衆丫鬟們，奏着仙曲，做着仙舞，替他們侑觴。

忽忽已是黃昏時候了。殿上掌起燈來。筵席的當頭，却懸着一顆斗大

的明珠，放着奇異的銀光。筵上和殿外，都是琉璃燈，燃着幾千支銀燭。

外面一陣仙樂，就有一股異香，吹送進來。丫鬟們趨前跪稟，說是：  
麻姑，素女，玉女，青女們都到了。劉阮兩人，這時，才恍然到這裡是仙府。

一大羣美麗絕倫的仙子，已走上殿來；一望見了他們，就雁行地排開。并且齊聲說：

「恭喜了！恭喜了！」說着，都把隨身帶來的禮物陳上；有的是玉桃，有的是琪花，瑤草，靈芝，還丹。

「這是什麼一回事，也值得列位仙子的費心！」醉霞映雪一齊站起來，遜讓。

「不要款遜了。我們此來，是爲着你們兩位的佳婿。呵！你們是多麼幸福呀！」羣仙一齊笑說。

醉霞和映雪便命丫鬟們收了禮物；各望着劉阮兩人，微微地笑。

劉阮兩人得了這意外的奇緣，心中的快樂，可想而知的了。他們不說什麼，止羞搭搭地笑。

「待我來斟杯賀郎酒吧。」麻姑用着纖手，舉起了一只滿斟着酒的杯子，爪兒是七八寸長，做成一個極美麗的蘭花式，先送在劉晨的面前；以後，又敬了阮肇。

羣仙一齊贊成。不到半個時辰，早把劉阮兩郎，灌得陶然而醉。

就在這歡鬧之中散了筵。麻姑玉女拉住醉霞和劉晨，一窩蜂地送入了

東樓；那邊素女和青女拉住了映雪和阮肇，也一窩蜂地送入了西關。

這一夜天上人間的豔福，都給劉阮兩郎占盡了！

## 白 鵝

那天，陳仲子特別高興，不到吃午飯晨光，居然把一只草鞋完了工。他從地上站起來，伸着腰股，打了一個呼欠；跑到書桌旁，喝了口茶；向左邊的書架上，取出一本河圖翻了一回；又向右邊的書架上，取下一本穆天子傳，念了一陣；覺得心中真十分舒適。

他的夫人，忽然從外面匆匆地進來，手裏還握着一束麻皮。

「喂，外面有人在找你呢。」夫人望着他說。



「那一個？」他撇了穆天子博問。

「看來，怕還是個闊貨。他後面正跟着許多僕從。」夫人說。

「嘎！」陳仲子有些驚疑，接着問他夫人：「你不曾把他們盤問過嗎？」

「盤問過了；但他不肯詳細說，只說是從楚邦來的。」夫人答。

陳仲子便不再說什麼，脫去了身上的破衣，披上一件長袍，向外面走去。

外面來的客人，果然很闊：衣服麗都，車從莊嚴。陳仲子心知他是個官家。

賓主們坐定之後，那客人欠身向仲子說：「先生，恭喜了！」

「喜從何來？」仲子愕然地問。

「那客人笑了笑，從懷中取出了一封長而且巨的信簡，很恭敬的遞給仲子。」

仲子現在才恍然。原來，這位客人是楚王的欽差；信是楚王御筆；裏面說的，是聘請仲子的話，要仲子到楚國去做官。

仲子有點爲難了；正想對付那欽差，然而欽差已在指揮僕從們，把帶來的楚王的禮物，獻在仲子的面前。最耀眼的，是一百鎰黃金。

仲子是很窮的人，今天在無意之中，突然蒙了楚王這樣厚的贈饋，心裏實在有些怪癢。

正在這個當兒，他的公子小仲，從屏後轉出來。

「爸爸，娘叫你去。」小仲對他叩着頭說。

「請你寬坐一回。」仲子向楚國的欽差暫時告個辭，轉入屏後。他的夫人正站在那里，似乎已窺見了方在一切。

「你打算怎樣辦？一切，我都知道。一他的夫人，一把拉着他，走進裏面。」

「我想，那些都是不義的東西；主張一併謝絕他。」仲子望住他的夫人；但心裏有些不舍。

「噯，對了！那正是我的意思。」夫人快活地說，「就是，楚王的聘，你也得却了他。」

「但是……」仲子到底有點不舍，「人家這樣好意地來請教你，你孤

負了他，豈不寡情？」

「不是這樣說的！」夫人正色說，「你如果允許了他，於你有什麼好處呢？」

「但是，至少該不再這樣窮吧！」

「窮！你何嘗窮呀？你每天編織草鞋，夠你一飽；工作完了之後，你就得左圖，右史，逍遙自在。有什麼不好呢？」

「但是，做了楚國的官，非但不要幹這下賤的工作；并且，有駟馬的車子可坐，有連雲的大廈可住，有大魚大肉可吃，……比之這里，豈不好多？」

「誠然，那面好得多。但你做了官，身子要不自由了；心上要不舒泰

了；天天給他們想計策，教你心血變了黑。況且，現在時局又難料。一旦有人作起亂來，難包你那條性命，——我想來，你萬萬不要貪戀他們的富貴！」

仲子呆呆地想了一回，覺得夫人的話，很有道理。他就把原先的名利心取消了。

「好，夫人的話，真是價逾金石的。我如今就覆絕了他們！」他望夫人，作了個長揖。

走了兩步，又退回來，他望着夫人：「但是，我對他却怎樣說法呢？」

「傻子！」夫人笑着說，「你把禮物璧了之後，只說過了幾天，就會動身的；等到他走了，我們再作別的計較。」

仲子十分心折他夫人的妙見；果然，如法把楚國欽差開發走了。

才一揜上門，外面又有人在敲環了。

「誰？」仲子高聲地問，他以爲欽差又來纏纏了。

「我。」外面這樣回答着。仲子立刻辨出這是他母老太太的聲音。

門一開，母老太太進來。仲子把她邀到裏邊去坐。自己檢起一束草，

做起第二只草鞋來。

「唉，你這人究竟太固執了！我幾番勸你，你偏偏這樣做。」母老太太歎息地說，走過去，奪下仲子手中的工作。

「你的哥哥，現在很好；只就他的封邑而論，每年就有一萬鍾穀可得。你們夫妻父子三口，前去依靠他，難道他就多了你們不成？」母老太太

繼續地說。

「母親的好意，我們固然很感激！但未得哥哥的招請，我總覺得還是自食其力好。」

「你哥哥也早對我說起過。他說：我們陳氏，在這齊國裏，算是世家；如今，你這樣操業，是很不體面的：他情願把每年所得的穀，讓給你多少，只要你肯改了行業，去依附他。」

「多謝你們好意。待我商過了妻就去吧。」

夫人從廚下端了午飯出來，母老太太吃了飯，便走。

午後，仲子便把這件事對夫人討論着。結果，給她反對了。

「但是，我們得想個法兒，避免他們再來的麻煩。」仲子說。

「我們還是走了吧。離開了這裏，使他們找不到。」夫人出了妙策。主張既定，夫婦們就立刻離了故鄉；在一個叫做於陵的地方，住下了。

這裏沒有草鞋可以編織，沒有紵麻可以辟，夫妻們就找了一塊田園，種些菜度日。

有一天。夫妻們正在灌園。忽然，外面走進一個人來，這人正是仲子的哥哥戴。

「呃，果然在這裏；真教我們找得要死！」戴握住了仲子的手說，并且流下淚來。

仲子把戴邀到田園西首的破草屋裏坐了。他夫人教小仲送上茶去。



「唉，老弟，你真太窮苦了！今天就跟着我走吧。」戴拭了淚，又抱起小仲。

「這不行！」仲子正色地答，「你那邊，我無論如何是不去的。」

「怎麼？」戴問，「難道我那邊，不夠你起居嗎？」

「不！你須知道，我是個不食不義之粟，不居不義之屋的人。」

「喔，原來我的粟，我的屋，都是不義的。」戴有些生氣了。

過了一回。戴回復了和藹的顏色，走到外面。分付一個從僕，從車上取了一只肥白鵝來，送給仲子。那白鵝是駢駢地叫着。

「這鵝是那里來的？」仲子問。

「剛在，我訪個朋友，他就送了我這匹鵝。」

「嘿！」仲子冷笑了一聲，「原來是這樣的。我們這里，却無需乎此；請你趕快帶回去吧。」

戴又討了個沒趣，不能再在這里勾留了，就帶了那匹白鵝回去。

過了幾天。戴從蓋邑差人到仲子這邊來。原來，他的母老太太是病倒了，要仲子去伺候。

仲子立刻和夫人商量了半天。因為母老太太是天倫，她病了，如果不去，要給人家罵做：「不孝」的；所以，仲子只得勉強地到蓋邑去。

母老太太的病，就爲着仲子。因為她得了戴關於仲子的報告，心中十分憂愁，所以病了。

從於陵到蓋，要五天路程，仲子是窮漢，在旅途中自然沒有安全的起

居，滿足的飲食。他在母老太太床前叩首的時候，身子已憊疲得不成樣子了。

仁慈的母老太太，知道仲子是十分饑餓着；她立刻命令傭婦，燒了一碗火熱的鵝羹上來，給仲子吃。

饑不擇食的仲子，就據案大嚼起來。哥哥戴，忽然發見在門上。

「你剛在來的嗎？」戴走近了仲子的席前。

「正是，」仲子吞着一大塊鵝肉答。

「嘿，原來是這樣的，你如今也吃那鵝肉了！」戴忽然指着席上的鵝羹說。

這是比「撻之于市朝」還厲害的譏弄，自然，教仲子立時漲紅了臉，

并且，吐了嘴裏的異味。

從此，仲子便不肯吃什麼東西了。他止挨着餓，伺候母老太太的湯藥，無論母老太太，怎樣的勸法。

一連挨了三日餓，仲子覺得自己再支持不下了。一切形色，已不能顯明在他的眼底；一切聲音，已不能聽聞在他的耳裏；他差不多已疲乏得失了精神和智識。

仲子深悔自己，不該到蓋邑來，到母親所寄居的戴的家裏來；如今雖然很想回去，但四支又失了行動的本能。

母老太太現在是沈沈入睡了，室裏沒有別的人。仲子試把牕外窺看，却是茫茫地瞧不見什麼，經了長時的努力，才隱隱地辨出那院子裏有口井

。他忽然心中一橫，決意到那邊自殺去。

仲子試把兩腿提起來，然而不能行動；因爲已失了精力。他只得蛇一般在地上爬着；費了許多時間，才爬到井邊。

「唉，一切完了，唉，永別了；我的妻子！」仲子這樣歎息着，眼眶裏滴下酸淚來。

忽然，在井旁摸着了五六個果子；生命的曙光，在仲子絕望中閃了一下。他竭力諦視牠，——果子，原來是李子，爛腐的李子，上面還蠕蠕地攢着無數的蟻螞。

生命的曙光，在仲子絕望中不絕地閃着。他如今聞到李子的奇香，嘴角便吊下極長極膩的涎水來。他於是把那些李子都吞了，雖然上面有許多

蟻蟻。

異樣的滋味和非常的香氣，揚溢了他的四體，彷彿飽了西王母的蟠桃，終北國的神瀆。他的精神忽地湧出了，他的聽覺忽地聰達了，他的視覺忽然顯明了。

## 二 剪 手

斜陽把滿山染上了血色。紀昌担着柴，從萬峯之中回去；忽然，誤走入歧路。

前面送過一陣腥風來，深秋的落葉，瑟瑟飛舞着；紀昌覺得渾身戴起了毛。

一只白額斑虎，霍地竄出了山腰；張牙舞爪，直撲紀昌；雖然他很有胆量，很有膂力，但終究免不了吃驚而昏亂。

等到紀昌要想躲避的時候，那猛虎的前爪，已霍的一聲，在頂門上下來。

「哎呀，完了！」紀昌大叫一聲，就望後昏了過去，自分是萬無倖免的了。

經過了許久。耳邊廂聽得有人在叫呼他；他便悠悠地醒轉來。他張目一看，自己依舊躺在山上；身邊却站着一個偉丈夫，器宇魁梧，像是個武士，腰下帶着一支雕弓。

「起來罷，起來罷。」那武士望紀昌微笑地說，「那孽障已給我打死  
了。」

紀昌爬起身來，便瞧見三尺以外，躺着一只死虎；他相信這虎，是給



那武士打死的。同時，感到武士救命之恩，不禁拜了下去。

「不要拘禮吧。」

「請問恩公尊姓，大名？」紀昌又長揖着問。

「有一個慣使雕弓的飛衛便是兄弟。」那武士揚着腰下的弓。

「呵。失敬了！足下原來是飛公，」紀昌又拜了下去。

「豈敢，豈敢！」飛衛欠着身扶起了紀昌。

「這虎，想是飛公用翦射死的？」

「正是，」飛衛說，「我方在行獵回來，路過山上，瞧見足下被虎所困，因此用毒翦射死了這孽障。」

「多謝飛公救命之恩！」紀昌說着，便担起柴要走。

「且慢。」飛衛張着手臂，阻住紀昌，「現在，已是向晚時候，且到舍下去休息一回罷；吃過飯，再由我伴你回去。這樣，才不發生意外。」

「小子實不敢奉擾。」

「這值得什麼客氣呢。」

紀昌見飛衛十分熱誠，自也不好固辭；便隨着他，扛了死虎，到了所茅舍之中。

吃過了晚飯，飛衛興致特別好。他對紀昌說：「你有那樣結實的身體，怎不學些武藝？」

「武藝是很想學習，」紀昌說，「但沒有機會，更沒有人能收我做徒弟！」

「哈，哈，哈！」飛衛狂笑起來，「倘使你有意思，并且不嫌我平凡，我就來教你。」

「你是有名的射家，肯收我做徒弟，我真榮幸之至！」

「好，那就算數。我們如今是同志的了。」

「那末，我還得行過弟子禮。」紀昌說着。便行了大禮；飛衛也不謙遜。

從此以後，紀昌除開樵採工作，多的工夫，都放在武藝上面。

這一天，飛衛把紀昌叫在跟前，譚起關於學射的工夫。

「你先得練就了目力，能把眸子不眨不瞬，那才可以做射的工夫。」

「師父的話不錯！」

「你的太太，是在你府上踏着織機織布不是？你從今天起，就去躺在你太太織布機下面，仰天的躺着；并且把你的兩睫，承上了牽綫，一直到熟視不瞬的地步，再和我來說話。」

紀昌受了命，走到家中。他照着飛衛的話，躺在布機下練習，一天都不肯間斷。他練習了兩年多工夫，果然，睛定而能不瞬了，即使你把鉄錐子，倒向他眼皮上戳去。

紀昌便去拜訪飛衛。但是，飛衛搖搖頭說：「這不過練成了一部分的工夫；還是談不到射的問題。你還得去學習看的工夫。你能把極微細的東西，看得大而且顯，然後才可來找我。」

紀昌又唯唯地受了命，退到家中。他在床鋪裏提出了一匹白氈，用頭

髮縛起來，懸空地挂在臆子上面；每天一起身，就望著南方，凝神瞧着牠，不肯間斷。

這樣做了十幾天工夫，覺得那白虱，似乎漸漸漲大起來。他一連的做了三年工夫；一瞧到白虱，就覺得牠和車輪一般大。於是，去瞧別的東西，隨便什麼，都覺得要和小邱一般的大了。他便把燕角做了弓，朔蓬做了翦，天天對白虱的心射着。後來，那翦發無不中；并且，一直穿過了白虱的心，不會落下來。

到了這步程度，紀昌才去訪問飛衛，把自己的心得說給飛衛聽。飛衛點點頭贊歎着說：「你現在是成功了！」

從此，紀昌又跟着飛衛學習了三年，飛衛所有的技術，都給他學得。

走遍天下，除了飛衛，自己要算第一射手的了。

「如果我能把飛衛殺了，我在天下，豈不成了無敵？」紀昌忽然興了惡念。

「噫，不錯！我還是乘着飛衛的不備，一翦射死了他。」紀昌決意要謀殺飛衛。

這一天，紀昌挾着弓翦，從山裏回來，却巧和飛衛相遇。

「看翦！」紀昌不待飛衛說話，就大喝一聲，一翦射去。

「呀唔！」飛衛見了，不禁大怒，「好沒良心的賊子！敢來謀殺我？這真是反了！」

飛衛早也拉開了弓，射出一翦去。

「爭」的一聲，兩支剪鋒，就在中途相觸；一全墮入了泥塗。

於是，兩人又接着發第二剪。然而，相持了半天，剪只到了中途，相觸而墜。

現在，飛衛的剪已窮了；便是紀昌的剪袋裏，也只有一支。紀昌把這支最後的剪，搭上了弓弦，他想：「這一回，飛衛可逃不出我的手下的了。」

然而，剪一發出，那飛衛早拉過一幹荆條，向空一擊，把紀昌的剪，打落在泥塗。

「唉！你現在還有何說？」飛衛很慘傷地說，「我們彼此，都是一家人呀！」

突然的，紀昌跪下在泥塗。他流着淚，哭起來。原來，他現在懊悔到方在的舉動，是太喪良心的了。

「唉，我現在是十分愧惶呵！」紀昌俯伏着說，「我覺得自己做的，實在該殺！」

「止要你能這樣，我就一概不計較起。」飛衛慷慨地說。

「那末，我就把你認了父親吧；這樣，可以贖出我的罪惡，表示我的服從。」紀昌跪前一步，懺悔地說。

「這是極有幸的事情，我十分情願。」飛衛便抱住了紀昌的頸子。於是，兩個人又剋着臂子，宣了誓：大家不將自己的技術，傳給第三人，終他們的一生。



## 紅皮小叢書每種內容述畧

### 上海的研究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作者，把極深刻的眼光，窺探上海社會的整個而作一有系統的論述。立意嚴正，詞錄爽利，有如單刀直入，勇不可當。共分五章，十四節。雖然篇幅有限，而理論上的透澈，已覺入神入骨；所以本書不但理解方面有獨到之處，就是筆力的雄厚暢快，也是十分難得。凡是居留上海，或曾到上海，或尚未到過上海的人們，都可由此得到一個對於上海社會的深切認識。研究程序如下：「先把整個的上海一談，然後分論及於上海的女性，和男性；更由分而合，談及兩性間的戀愛問題。」

### 關於女人及其他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包含作品六篇，而「關於女人」一篇，佔全書篇幅之半，共萬餘言。前半篇是作者對於女人的親感；後半篇是分論女人本身所包含的性質。討論非常週到，見解更極高超，關心婦女問題

的人，不可不讀。其餘五篇，爲：說話與放屁，人與人之間，感想的在人類，馬路上所得的感慨與感慨的安慰等，都是作者情感上的發洩；有大膽的發揮，與痛快的言論，讀後，在腦神經上可以受到一個相當的新的刺激。

## 湖山味

張慧劍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是一本美的小品文字的集子。牠的抒寫的對象，是在由上海到揚州到南京的旅途之中的瑣碎；可是事實雖然瑣碎，而寫來却極其輕盈惹人愛戀，翻開書來，有清芬撲面之概。這是本書特點之所在，也是愛好文藝者所不可不加以賞鑑的，因爲錯過了實在太可惜。分：寫於揚州，寫於南京，及附錄三門，節目共十五則，這裏從略。

## 丈母娘借傘

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

作者，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這裏所寫的，就是他最擅長的滑稽小品文字。而且，用筆極爲輕靈，和他以前所作的同性質的書，大不相同。因爲，這裏所寫的，不但意思滑稽，文字也都美化了。共十三篇，有故事，有諷片，都是肚皮都笑得痛的資料。篇名從略。

## 醉後嗅蘋果

徐卓呆著 一册定價三角

本書，也是非常滑稽的。如：醉後嗅蘋果，古董花瓶的耳朵，樓梯上吃麵，十二月裏吃餛飩，黃金萬兩等篇，都是講蘇州地方的一個滑稽家朱福保的故事；橄欖葉致富，講的是名醫葉天士的故事；笑話祖師，講的是紀曉嵐的故事；武松打虎，講的是一位票友串戲的故事；麻雀大王，講的是一件關於賭的故事；二小姐受茶，講的是一個土匪的故事；福氣抬轎，講的是一件養兒子的事。事情既滑稽，寫得也活潑。

## 良 人

陳靄麓著 一册定價三角

摘取古書上著名的故事的片段，而用近代的小說藝術加以描寫和演述，使牠成爲一篇近體小說；這是本書寫作上的總目標。關於這一類作品，國內雖然也有人嘗試，然而極少；實在，太難了一些！本書作者對於小說的藝術上，素極勇敢，這本冊子裏包含的作品，雖只七篇，而作者在藝術上的收穫，已頗足「很欣慰地」微笑一下了。牠是小說的園地中的一枝新茁的向所不容易見的鮮花，朋友們，大家來欣賞一下吧！篇名如下：良人，却要，梁下，絳雪丹，入天台，白鶴，二

磨手。

## 湖上

陳靄麓著 一册定價三角

本書所包含的，共七篇，是作者的散文集。牠的滋味，是甜而帶酸，更有一些苦的成分。——不但有熱烈得發燒似的情感流露着，字句的鍛鍊，也是極嚴密而更幽麗，很足醉人！其中如：湖上，蘆蕩，悼今雲三篇，寫作上更見力量，確是不易多得的佳作，放過了不看，就不能算是文藝的愛好者了。其餘四篇爲：Moon Palace，舟中，浪漫的一夕，衰老夢的悲觀。

## 幻跡

王天恨著 一册定價三角

本書，是把日記體敘述的一件有系統的事情。因爲是日記體，而作者在描寫上，更很有功夫，因此，就加倍的覺得真切了。事情的大要：那位書中主人翁，起初很窮，忽然遇到了一個奇女子，於是不但不窮，而且做官；其後女子被殺，就又因故逃到了上海。曲折離奇，寫得更是極爲動人。

## 四角戀愛

趙者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共短篇小說五篇，都是情文並茂，不可多得的作品。第一篇四角戀愛，是寫一個抱博愛主義的浪漫女子；第二篇得馬，是寫一件駭富遺殃的事件，而以跑馬做背景；第三篇佳偶，是寫一個交際明星的婚姻問題，尤其致力於衰落時代的描寫，讀了有盪氣迴腸之感；第四篇心理與時代，把老年婦人與青年婦人的心理上的矛盾之點，似明鏡也似照映出來了；第五篇再會，是寫一位老處女，寫法側重於心理上的表現。

## 弄堂博士

趙者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上海的弄堂中的情形之複雜，大概到過上海的人，都能知道。要把這種情形一貫地寫出來，實是非常不容易的。本書能在二萬言中把上海弄堂中的複雜情形，來一個概括的表現，確是十分可貴的。至於牠的情節，自然，也是極為有趣的；我們只要看到最後的一句：「F N 里萬歲！大阿飄瘦瘦而且大的屁股無恙！」是多麼的迷人呀！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良人 (全一冊)

(定價銀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陳 露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  
各 省 世 界 書 局

82

152914

(5)



30